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三

九月庚午岳鍾琪奏言美諾係小金川地方去賊巢路遠雖賊衆不難次第剪除無如深溝高壘形勢便於拒守溝中又窀土穴藏身且於土孔中暗施鎗砲傷及官兵每攻一碉一卡大者官兵陣亡帶傷不下數百人小者亦不下百數十人現今出陣帶傷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

且有身帶四五傷者以有數之官兵攻無窮之碉卡且無攩牌以禦鎗石率多肉薄而前以致傷亡過多氣皆怯懦若不兼用奇兵止以正兵逐碉逐卡漸次撲滅勢難奏功臣查卡撒一帶現經經略訥親督率官兵奪取色底左右梁固不可輕棄然若令臣統領萬人駐劄卡撒節次進攻勒歪則尚有刮耳崖最險窄之隘口現係金酋盤踞奪取爲難即使果得刮耳崖尚離勒

歪百有餘里其間道路險阻豈得不費時日兼之賊碉數百逐一攻奪官兵傷損必多且不能阻遏逆酋逃遁之路伏查黨壩存貯軍糧甚多又與賊巢相近且係雜谷與金川接壤要區官兵固不可輕撤甲索係綽酋賭通金川要口若無重兵駐劄綽酋與賊潛通輸糧助兵在所不免以臣愚見與其以一萬之兵緩至二三年之後曠日持久師老力疲何若以三萬五千之衆

儘一年之内期於撲滅之爲愈耶且用兵一萬
護運軍糧防守隘口又需兵數千統計三年之
費較之一年之内用兵三萬五千名者猶爲倍
多豈若斯之糧餉不致縻費士卒不致疲勞軍
務可以早竣也又黨壩鄰近賊巢有瀘河一道
水路可通且無波濤之險若用兵一萬水陸並
進可以直抵勒歪賊巢奪其腹心之地則四面
賊黨不戰自潰矣又査甲索與勒歪止一河之

隔係逆酋逃遁之徑若用兵一萬由甲索進攻先奪馬牙岡乃當兩溝直抵河邊會合黨壩之兵並力齊攻則勒歪可破逆酋可擒矣至於刮耳崖乃莎羅奔之姪郎卡所居以死拒守應於卡撒留兵八千以備堵禦俟奪獲勒歪賊巢腹心既破四肢自廢我以得勝之兵從後夾攻以堵禦之兵從前進擊使刮耳崖前後受敵郎卡亦不難擒勦其餘兵七千名應留黨壩二千防

護糧運正地一千防護打箭爐隘口而以四千
護運各路軍糧統需兵三萬五千方可足用臣
前奏卡裏山固噶滿二處路不甚險可出奇兵
直擣勒歪但自八月望後天降大雪山嶺之上
雪深數尺將來積雪更深行路更難莫若專由
黨壩甲索兩路直進庶爲安便然臣之所以必
欲專由黨壩甲索兩路進兵者蓋緣勦賊務擒
其首甲索一路係逆酋通綽斯甲贍對必由之

逕若大兵從此進攻則逆酋不能逃遁又恐逆酋由瀘河用皮船泝流而上逃奔綽斯甲有黨羽之師水陸並進遏其去路不能遠颺則逆酋不過逃匿馬邦刮耳崖一帶地方搜擒猶易且鄰近之革什咱木坪巴底巴旺打箭爐皆係恭順土司必不敢輕爲容隱倘如此布置臣年雖衰老尚可一力仔肩務竭駑駘以圖報効若由卡撒昔嶺進攻一策乃督臣張廣泗誤聽漢奸

王秋之言目前雖得色底左右梁半係馬良柱
買國良所取故地徒費周章斷不能刻日奏績
若果臣言可採請將無用之土兵暨帶傷衰老
之漢兵盡數撤回以省糜費選派精壯漢土官
兵三萬五千名以資進勦專責臣辦理一年之
內可以成功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議議曰用兵之道必先審定形
勢使全局在胸然後奇正並施首尾應接斯用

力少而成功速若惟事攻堅收效尺寸曠日持久以冀漸抵賊巢必致老師糜餉今逆酋恃險負固蟻聚蜂屯自大兵進勦以來幾及二載尚未奏捷雖由卡撒昔嶺進攻亦已奪取色底左右山梁其實去賊巢尚遠又以冬令不能進攻期以來年令提督岳鍾琪請用兵三萬五千以一萬由黨壩水陸並進直抵勒歪擣其心腹以一萬由甲索進攻先奪馬牙岡乃當兩溝直抵

河邊會合黨壩之兵併力攻破勒歪以擒逆酋仍於卡撒留兵八千以為堵禦俟奪獲勒歪以得勝之兵從後夾攻以堵禦之兵從前進擊使刮耳崖前後受敵郎卡可以擒勦復於黨壩留兵二千防護糧運正地留兵一千防範爐地餘兵四千護運各路軍糧並於逆酋逃遁之徑預籌堵截以便搜擒岳鍾琪注意巢穴欲先獲渠魁使脅從解散餘地悉平似有成竹在胸是以

一力肩任諒亦不無所見但從前張廣泗等分
路進兵亦經屢次審度然後專意昔嶺以重兵
攻擊雖據岳鍾琪以張廣泗為誤聽王秋之言
不過奪取故地徒費周章而岳鍾琪現駐黨壩
亦未著有功績惟以兵單為詞且伊此奏內尚
有馬奈應行駐兵亦未籌及若果以三萬五千
之衆由黨壩直入破巢獲醜不惟取徑之捷師
稱神速亦無煩增餉添兵實為勝算惟是黨壩

一路是否可以直達不至又如昔嶺之難攻瀘河一道是否可以徑過先據上流俾賊番不能兩岸阻截并甲索進攻馬牙岡等處是否易於奪據可以會合河邊黨壩之師逆酋不致逃遁及卡撒留兵八千足數防禦更能夾攻刮耳崖以擒郎卡一年之内果否可以成功其中機要尚須細審形勢籌畫周詳方可決策應將岳鍾琪所奏交與傅爾丹班第令將黨壩甲索兩路

及卡撒馬奈等處一一詳度形勢如何進兵如
何運餉並需用軍械舟楫等事逐一熟籌悉心
定議速行具奏候
旨遵行
上從之是日訥親張廣泗會奏言巴朗一寨爲賊巢
之要隘上有小碉即在阿利山脚下乃巴朗之
保障賊人守禦甚嚴官兵一時未能克取臣等
籌酌阿利山左首尚有賊碉三座并各石卡若

能先取上面之碉卡從上壓下小碉自易攻克隨於八月二十九日經總兵莽阿納董芳會同内大臣班第護軍統領薩音圖率領侍衛及副將劉順叅將楊朝棟等帶領成都滿兵及漢土官兵攻擊阿利山梁左首碉卡臣等亦親往督率是日官兵奮勇直撲碉前斬殺賊番二十四人奪獲賊碉一座至九月初一日復用大砲攻擊山梁左首第二戰碉擊死賊番六十餘人割

取首級六顆中傷賊人無數奪獲器械火藥甚多當將大碉一座攻克又克平房二十四間石卡四處初三日又克大石卡一座平碉房七間尚有石碉一座石卡二處如能克取則山脚下小碉不能孤立矣無如賊人守禦甚嚴一時難以驟克臣等現在籌酌辦理俟有就緒再當馳奏至於各路尚未報有攻克之處其馬奈一路前經外委馬如麟攻克賊碉六十餘處不意八

月二十四日夜有賊二三十人假扮革什咱土兵混入營内值漢土兵盡皆睡熟以致守備王良弼帶傷并亡漢兵五名所得營卡仍被奪回并失去半截廢砲一位現在飭查因何失事確情另行具奏又據叅將米杜報稱包登等處有畏罪投順之番民五十名俱係實心來降隨向糧務移取銀二百兩米五石賞給分别安插又據提督岳鍾琪呈報陡物黨噶之山坡下有金

川蠻民及從木耳金岡逃出番子共二十名口俱傾心投誠隨每戶賞銀五十兩大銀牌各一面布各二疋所有半月以來軍前攻勦并番民投順各情形臣等恭摺奏

聞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張廣泗傅爾丹班第岳鍾琪曰據訥親張廣泗奏報軍前情形朕披閱之下見其失當之處頗多如馬奈一路有賊二三十

人假裝革什咱之土兵值漢土官兵瞧熟以致殺傷官兵搶去砲位所得營卡盡失夫立營儆夜嚴更鼓慎巡防乃軍法所最要今有賊入營兵將皆酣眠不覺且賊不過二三十人乃竟至傷兵失械營卡不守則其平日毫無紀律視同兒戲可知金川自用兵以來大約失之嚴迫者少失之懈弛者多總由軍紀不明以致無一合宜殊非朕本意所及料也又投順番民綠將求柱即賞銀二百兩米

五石岳鍾琪所報投順番民每户賞銀五十兩銀
牌一面布二疋此等番民從賊日久得之即應正
法今因其投誠待以不死足矣何庸加以重賞即
云借此招徠以孤其勢不知彼中人民頗衆安得
人人而賞之且金川番民若果能縛獻莎羅奔即
加優賞亦不為過乃以泛泛投順之人用賞如此
是以利賺也即使盡得其衆僅餘一莎羅奔而戮
之究竟金川之地仍不過安揷此等番民是始而

賞我兵力中而利以誘之終而投順之番仍得利而居其舊土豈有以數千百萬之帑項爲此無益之舉耶再軍營進攻年餘所得碉寨原不爲多乃岳鍾琪又稱每攻一碉大者官兵帶傷不下數百小者百數十名現今帶傷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數十且有身帶四五傷不等者兵丁臨陣帶傷自係奮勇向前之人既已受傷又至四五處即應體恤調治或遣之回營另調補額豈有受傷之兵悉留

軍前並不另調精壯之兵遷就苟安一無籌畫至此凡此種種失當之處皆行軍所宜痛戒訥親張廣泗將次來京可傳諭傅爾丹班第岳鍾琪等令其留心以此爲鑒申明紀律詳酌機宜善爲調度以副委任是日訥親以岳鍾琪所稱添兵三萬五千願於一年之内破賊情由具摺陳奏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據奏岳鍾琪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再由瀘河水陸並進儘

一年之力勒歪可破逆首可擒計此時訥親張廣泗尚未起程著會同傅爾丹班第岳鍾琪等將各情形逐一詳悉定議具奏至岳鍾琪所稱需用三萬五千人即可奏功現今軍前有兵四萬餘衆何以曠日持久尚未克捷屢稱兵力單弱不敷調遣此中情節著一併據實奏聞再訥親奏稱黨壩卡撒兩處現俱進兵伊與岳鍾琪未暇覿面俟今冬不能攻勦之時再往黨壩面商訥親既經召還黨

𡾟情形傳爾丹亦須諳悉正可乘隆冬雨雪不能

進攻之時前往面會岳鍾琪詳議一切事宜較之

文移往來更為妥便可一并傳諭傳爾丹知之是

日訥親奏言臣恭閱

硃批岳鍾琪二摺查得黨𡾟一路駐兵一萬有餘土

兵居其大半岳鍾琪所稱土兵無用漢兵不敷

之處俱屬實情至稱進攻賊巢之路卡撒不如

黨𡾟之易今棄易就險有乖兵法臣思黨𡾟為

進攻勒歪之要路卡撒爲進攻刮耳崖之要路刮耳崖既破固應進兵勒歪即勒歪既破亦仍應進攻刮耳崖兩路俱屬賊酋之巢穴總須彼此夾攻未便因卡撒一路地險碉多遂置而不問也又岳鍾琪添調楚兵之請無非爲兵力不敷起見但楚省程途遥遠調兵又多按程計日約須四五月之久已屆寒冬不能進勦况以官兵易土兵所給之糧必須純用本色需糧尤多

以難運之糧供冬春坐守之兵殊爲非計且岳鍾琪至軍月餘量度兵單無用不敷進勦何以並不報知於 臣及臣 督促進兵至於再四始以增調爲詞誠如

聖諭所云聊爲文過之計耳所請召募新兵減撤土兵之處已會商督臣咨覆准行矣至岳鍾琪所奏土舍良爾吉應行正法 臣查良爾吉之罪原應伏誅但督臣既已寛之於前今投順隨征已

及年餘此時忽加誅戮反出無名是以未經辦

理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曰覽諸摺所奏辦理不能愜

當之處不一而足即如良爾吉本一奸匪土舍且

爲逆酋姻黨王秋亦係漢奸在尋常尚應治罪況

爲良爾吉親信黨與耶經略至營既知張廣泗墮

其術中實與慶復誤信汪結無異彼時即應早爲

剪除及該土舍於緊要處所全不用命該督有意

狥庇經略亦應申明軍律按法加誅乃因該督攻
圍太近情有可原一語遂至失刑至逆酋求降之
時該土舍洩漏軍情領兵大臣既所親聞罪狀昭
著如此尚稱暗傳消息無迹可據誅戮反出無名
是何語耶王秋托病告歸美諾張廣泗始終回護
經略何以亦聽其遠颺倘致免脫則將來貽害更
大此旨一到着將訥親奏摺與張廣泗看令其明
白回奏即令張廣泗親提良爾吉王秋二人隨同

爾等牢固解至京師明正其罪自入秋以來即屢有欲召鄉回京之諭鄉亦自請來京而摺中尚稱俟今冬不能進攻之時再往黨壩與該提面商斯言果出中心之誠然耶抑何前後矛盾若此殊所不解可一併傳諭知之

臣等謹按良爾吉王秋朋比作奸為賊間諜法在必誅訥親寧不知之特以經略無方威聲頓挫其氣餒不足以懾服張廣泗則反為

所牽制是以當斷不斷耳

皇上洞矚隱微萬里之外有如目擊訥親於權衡輕重之間茫無措置轉欲養奸貽患豈非自取罪戾乎

癸酉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岳鍾琪曰川省自瞻對用兵而後繼以金川之役慶復踈縱於前張廣泗怠弛於後曠日持久師老無功朕特起爾等於

廢棄之中委以軍機重任令訥親張廣泗俱已召

取回京軍中事務一聽汝二人辦理事權歸一當

合兩人為一人合兩心為一心汝二人自思曩受

皇考異數殊恩歷膺重寄其後干犯重辟者何事即釋

罪家居而敗辱之名終身不能湔洗今棄瑕録用

予以自新之路當如何感激奮勉如何竭力報稱

如果能克捷速奏蕩平豈但收之桑榆前恥可雪

皇考厚恩向所未能報効者亦足仰酬萬一顯爵厚賞

朕何吝焉是惟汝二人之福如其彼此各存意見不能鼓舞軍心以致公事不能就緒不獨軍法難逭將併前罪一體追問非慶復張廣泗等可比蓋伊等本無罪愆但以辦理不善不稱任使尚當繩以軍律不容假貸何况汝二人罪棄之餘若更不能奏績其罪更當何如汝二人當日同獲重罪今又同在一方勝則同其功負則同其咎勿稍有參差勿互相推委勿因循而怠事勿粉飾以邀功勿

口為大言而防範不密匆急於督責而別滋事端務期協力和衷同心籌畫迅奏膚功以稱委任

乙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訥親班第張廣泗傅爾丹岳鍾琪曰金川用兵以來將領叅劾者接踵而題補無人殊失鼓勵戎行之道前曾傳諭訥親張廣泗等而伊等仍未辦理因命軍機大臣等查明情節據今年五月張廣泗原奏川陝副將以至千總遇

有缺出即於此次立功人員內題補將傳諭該部議准並令同訥親揀選至八月初訥親奏到則稱將弁獲過者多立功者少是以尚未揀選題補夫軍行紀律全在賞罰得當鼓舞人心令將士有罰無賞自必志氣隳頹何由使之感激奮勉踴躍用命是以前批訥親摺奏有此番辦理軍務似覺過嚴之諭正謂張廣泗等委過於下偏袒動輙得咎實為過刻而非軍律太嚴之謂也若以馭軍而論

則此番正失之於寬豈有刁斗森嚴而如馬奈軍營賊人乘夜潛入將卒酣寢漫無知覺之理又豈有隊伍整齊衝堅犯陣而如訥親所奏靡之不前侍衛等從後用刀背驅迫之理觀此則將弁之忽玩士卒之疲懦直如兒戲何怪其久無成績屢有失事也至謂將弁立功者少無可揀選此語亦謬同一戴罪圖功其中豈無一二鼓勇先登之士就其臨陣奮往即可定為優等藉以激勵衆心賞一

人而得千百人之力其機端在於此不待建立殊

勲方可奬拔也訥親等從前辦理未妥可速傳諭

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當以此為戒務須從公賞拔

為戎行作氣使出力者知所勸勉並不得誤會此

番辦理過嚴之旨一意從寛則軍律益致懈弛失

之更遠此於軍務大有關係著即傳諭知之

丁丑

上諭内閣曰金川用兵一事兩易寒暑尚無成績賊

酋僻處窮山本屬幺魔小醜但即其命名觀之涉羅弃者番語為諸酋之長是其意雖未敢顯稱名號而夜郎自大抗拒天朝并吞番衆蓄志已非一日前春侵擾霍耳章谷毛牛等處切近爐地紀山倉猝發兵逆酋雖歸巢竄伏而未經懲創勢復鴟張因命興師致討總督慶復辦理瞻對一役草率了事所奏班滚燒斃之處朕洞悉其踈謬當為批示豈可復委以軍務因思張廣泗從前經理苗疆

孰於軍旅伊又先經奏請從戎是以調爲總統初
到軍營亦有急公任事之意但以二萬餘人派定
十路進攻勢分力薄即已非計又奏稱冬月可以
克捷屆期罔效則易爲次年春夏再易爲次年秋
冬迨至副將張興陣亡失機難掩則又稱兵力單
少朕復允調滇黔陜甘勁卒萬人意謂一舉而虜
功可奏惟善後事宜所關甚重因命大學士訥親
前往經略詎料張廣泗迄無成功又因訥親至彼

轉懷覲望即先是凡所陳奏亦悉浮游閃爍於張
興馬良柱之事動輙委過於下朕已微窺其意及
訥親奏至與朕所見相符又稱其偏徇黠省將弁
高宗瑾祖庇失律千把信用賊酋姻黨良爾吉漢
奸王秋軍中消息賊輙先得一聞訥親奉朕旨有
按法當誅良爾吉之言張廣泗即代剖甚力後於
昔嶺賊番乞降之時在軍大臣曾聞良爾吉有怨
望實情口稱不知已之下落焉能顧汝而王秋亦

復托病避歸美諾則是張廣泗始終回護情節顯然且密露軍機於賊黨矣張廣泗從前奏稱慶復誤信土目汪結墮其術中而伊之任用良爾吉王秋如出一轍何以明知而故蹈之耶且伊於二人若不過用人之誤猶為可恕至以軍情相告骫法而曲庇之其居心如此又安望有犁庭掃穴之期耶至訥親素未涖師推鋒陷陣之事實非所長祇以張廣泗調集大兵布置經年當有成算計經略

抵營之日正當告捷之期便可籌辦善後事宜自屬訥親所優為耳初不料訥親至軍於彼處情形既未諳悉將吏人等方且聳聽經略之指揮而伊並無奇謀異策以竦動衆心且身圖安逸並未親臨行陣士氣因以懈弛不思廷臣中平日受恩深重者孰如訥親其應感激圖報者孰如訥親雖朕因伊體素弱屢經降旨令隨時將息此在朕體恤之道則然然以滿洲大臣當此戎馬倥偬之際孰

不思同仇共憤剪此朝食而訥親乃因此旨輙安坐帳中不親臨陣朕猶待之數月及見所奏竟稱兵士向碉放鎗伊自帳中望見火光是從未奮勇督師矣於理可乎即謂大臣舉動有關國體當為意外之虞固不可親冒矢石獨不可臨陣指揮使士心踴躍乎況意外之虞亦屬未然之事一何示怯至此及朕嚴加飭諭始前往督戰即已奪碉據險設早能如是其克捷又豈僅此乎且自古豈有

開闢延敵坐獲全勝之理可見前此實由伊等頓兵不進不能勇往出力而非堅碉之必不可克也訥親既曠日持久了無成績朕不得已欲召之回京又恐於命往顏面有關屢次傳諭詢問且寛其期以待捷音誠使得朕此旨而奮不顧身則自閏七月以至於今尚可有所勦洗以蓋前愆也且獨不思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令命伊前往者何意所辦者何事回京將何以報命而乃一聞召入之

旨如獲更生並不請命留駐以待竣事惟以入覲
得以將實在情形陳奏明歲再往軍營爲辭不知
軍營有何必須面奏之情形又有何事爲朕所未
悉僕僕往來有是政體乎大臣躬膺重寄豈宜若
是乎滿洲大臣身當軍旅又豈曾有是事乎至傅
爾丹班第等同在軍中自列名請安而外軍中事
宜從無一字奏及因降旨詢問而訥親即以傅爾
丹等覆奏之詞敘入伊摺内披閱之下不知其孰

爲傅爾丹等之言孰爲訥親之言朕因思從前西北兩路用兵大臣等習氣惟以摺奏相傾軋訥親親見其事以此爲戒故不令傅爾丹等紛紛陳奏復降旨詢問而訥親並未覆奏傅爾丹等亦至今默無一語豈訥親竟未向伊等傳諭耶夫不使衆人之鼓舌摇脣可也而集思廣益理所宜然今在已既無奇謀異策可以服衆而同事之人又不使之陳一謀建一議此何心也若恐他人揭其所短

制之使不入告則伊在軍有何事畏人攻訐而必不使人陳奏乎況軍務非他事可比勝則雖欲斥其短而不能不勝則人人指摘欲掩之亦不得也且廷臣中孰有能於朕前公行萋菲者乎自朕臨御至今又曾有受人搖惑者乎凡在大臣等皆不可存此心而訥親尤為不可若謂朕屢次飭諭或由軍機大臣中有與訥親不相能者覬覦而傾陷之於朕前為浸潤之譖則是伊等能排擠訥親安

知將來又無人排擠伊等乎即訥親自思數年以來曾有為訥親所排擠而朕不能覺察者乎且朕於訥親到軍兩月之久見其漫無建立始降旨督飭而前後陳奏自相矛盾之處不可枚舉在訥親平日豈非大能辦事之大臣朕亦初不以張廣泗之老師糜餉移其責於訥親而訥親以第一受恩之人誠不料其舛謬若此今若按法以繩人將謂訥親平時宣力如此尚不能免何以示勸若委曲

含容人又將謂前此慶復之草率滕混今此張廣泗之稽遲乖謬朕則知之而於訥親則不知何以示懲二者朕必居一於此朕誠不能辭過亦實為抱慙今觀金川窮寇以國家全盛之力何患不能成功今年不捷不妨待之來年惟是大臣如訥親其受恩非他人比乃此次奉命經略諸事錯誤一至於此殊出朕意外朕實難以措置是以特召莊親王來保史貽直阿克敦舒赫德及軍機大臣等

面降此旨著訥親張廣泗明白回奏

己卯

上諭内閣曰金川用兵一事前因張廣泗布置經年應有成算是以命大學士訥親前往經略籌辦善後事宜不意訥親至彼張廣泗既漫無成功諸事推委而訥親復不能躬歷行陣惟圖安逸經朕督飭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諸事亦前後矛盾於情形並不明晰總不似伊向日辦事之勤敏精詳

實出朕意料之外若非伊福薄難勝斯任何至於此朕自御極以來第一受恩者無過訥親其次莫如傅恒今訥親既曠日持久有忝重寄朕實為之抱慙則所為奮身致力者將惟傅恒是屬傅恒年方盛壯且係勲舊世臣義同休戚際此戎馬未息之時惟出入禁闥不及援枹鼓勇謀亦心所不安況軍旅之事乃國家所不能無滿洲大臣必歷練有素斯緩急足備任使傅恒着署理川陜總督即

前往軍營一切機宜悉心調度會同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妥協辦理務期犁庭掃穴迅速奏膚功以副委任

臣等謹按金川用兵已幾二載

皇上日理萬幾多方籌畫凡爲臣子仰承

宵旰之焦勞莫不劌心切志思欲靖妖氛而紓

宸慮惟大學士傅恒懿戚元勲受

恩優渥宜其造膝密勿慷慨請行

皇上俯允所請

命以督師之任一時聞者莫不歡欣踴躍謂大功旦

暮可就蓋以

乾綱獨斷賞罰無私違命者伏辜懷忠者奮厲加以

廟算如神風雲指顧芻糧山積勁旅雲屯而大學士

傅恒素秉忠純感激奮發鼓其朝銳之勇一往無前困不俟交鋒接刃先已奪其氣矣厥

後成功迅速果如夙期我

皇上始以文王之一怒者定武功既則虞帝之兩階誕敷文德干戈自茲而永戢邊境從此而敉寧伏讀

聖諭誠為克敵遏劉之一大機會也

是日

上又諭內閣曰金川逆酋不法雖出師征勦因無滿兵尚未奏凱若不早為籌畫不但兵丁久駐塞外甚屬勞苦亦且虛糜國帑朕思我朝滿兵素稱勇

敢身臨行陣惟有捐軀効命奮勇先登從無退縮
若選派滿兵數千前往必能速奏膚功現今雖於
八旗前鋒護軍内挑兵一千名操演雲梯但爲數
尚少著再擇漢仗好者一千名合爲二千之數從
前已降旨令東三省各選驍勇兵一千名以備調
用雲梯兵丁應如何料理起程東三省兵如何量
其道路遠近令分起於何時自彼處起程明歲幾
月抵京作何料理令赴軍營之處著軍機大臣會

同督理操演雲梯大臣莊親王愉郡王阿克敦豐安詳悉妥議具奏其京城兵丁即著派出之王大臣等會同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公同挑選旋經莊親王允祿等議曰從前派往北路滿兵起程時乘騎馬匹俱係官爲辦理此次金川軍營道路山多路窄非北路曠野可比若撥給馬匹則經過地方俱係內地馬匹難於牧放且路途遥遠亦不能速抵軍營臣等酌議自京至西安計

程二千六百餘里分為八站每站預備馬八百
匹車三百輛自西安至軍營沿途山路有不能
行車之處交與該督撫等按照自京至西安分
設驛站數目酌量道路險易情形應行安設幾
站之處詳加籌畫如遇不可行車之處核照車
三百輛之數或預備馬匹或預備騾頭總期不
致貽誤倘驛馬不能敷用即於各該省綠旗馬
匹内通融撥用如仍不敷即行雇覔騾頭等畜

應用馬匹倘有倒斃即行動項買補應需車輛
俱令雇覔應用現在操演雲梯兵丁先令三百
名起程其餘京城及東三省共兵四千七百名
每起酌定三百名共爲十六起每隔五日一次
起程京兵自十一月初五日始先行起程
盛京兵令於本年十一月内船廠兵令於十二月
十五日黒龍江兵令於十二月内陸續抵京即
備行裝自十二月初五日爲始隨京兵後次第

起程派往官員俱分別等次賞給銀兩東三省兵丁沿途俱給口糧再查操演雲梯兵丁一千名已屬敷用其添派一千名不必再行操演雲梯令該管官操演鎗箭熟習步伐仍令大臣時加查察

上從之

庚辰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班第傅爾丹岳鍾琪曰朕前

諭軍營事務令傅爾丹班第岳鍾琪會商妥辦日來不知該處情形若何雖天寒多雪開霽之時尚可用力曾否有奮勇前進攻克之處今朕已降旨命傅恒前往所有現在應辦攻勦事宜爾等務須乘機度勢可進則進毋致後時從前張廣泗聞有訥親經畧之命輒心懷觀望諸事推委軍營大臣等皆不免此習今當以此為戒不得仍前因循怠玩坐待傅恒之至轉致稽遲有誤機會現在各路

進攻如有可以克獲情形著即具奏至營中堪用之兵實數若干傷病回營者缺額曾否募補京中所運冲天砲位於何時送到用之可能應手一並詳悉奏聞是日

上諭内閣曰張廣泗自受任金川以來措置乖方陳奏閃爍賞罰不當喜怒任情委過偏裨以致人人解體又復觀望推委老師坐困糜餉不貲且信用賊黨良爾吉王秋洩露機密曲法庇護玩兵養寇

貽誤軍機法所不宥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令侍衛富成押解來京訥親身為大學士膺此經略重任前駐軍營漫無勝算且身圖安逸並不親臨督陣鼓勵衆心轉以建碉株守為長策及傳諭欲召取回京伊並不計軍情緊要非克捷無以報命而以面奏情形為辭亟思回京朕以國體攸關寛期以待伊復無敵愾之志惟欲遷延時日以俟歸期至陳奏之事矛盾舛錯不可枚舉與伊尋常之辦

事精詳急公黽勉竟似出於兩人夫大臣誼均休戚平時之眷待優隆正欲其緩急足恃能勝艱鉅之任為國分憂耳若僅以任職勤敏為能則朕假之事權憑藉威柄苟非庸劣皆可優為即以操守而論伊係勲封世祿且數年以來朕時加賞賚非他人可比縱餽遺賄賂豈足以動其心是苞苴不入亦不得謂之潔清惟於重大緊要之關鍵方足以見報稱之實心令訥親乃至於此伊即不自顧

惜獨不為朕用人顔面計乎從前年羹堯隆科多等在
皇考時恣肆妄行事發之時皆即按法治罪朕自臨御以來以恩禮馭下然即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亦未嘗不時加戒飭使不敢縱正所以保全大臣至訥親之受朕殊恩廷臣無出其右乃中外所共知者十三年以來所以教訓成全幸免隕越者以其尚能承受朕恩耳令伊福薄災生於此等緊要關

鍵處乖張錯謬一至此極朕反覆思之實無以自
解論其負恩之罪理應拏交刑部問擬但觀其退
縮偷安之意即就獄亦非所深恥然在朕十餘年
加恩眷舊終不忍令其拘縶囹圄訥親著革職赴
北路軍營自備鞍馬効力贖罪著派侍衛鄂實德
山齎朕此旨於途次傳諭奉到諭旨之處德山即
押訥親前往軍營所有前奏尚有面陳情形即著
伊繕摺交與富成齎奏呈覽其經畧印信交鄂實

馳驛齎赴金川軍營候協辦大學士暫管川陝總

督傅恒到日接受即授為經略統領一切軍務

平定金川方畧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平定金川方畧卷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曹振鏞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四

十月壬午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直隸總督那蘇圖等曰金川所調滿兵五千名著總督那蘇圖巡撫阿里衮碩色將軍傅第布政使武柱預備車馬按照程站逐起料理倘有未協於心何安寧不有愧耶可傳諭伊等將來兵丁經過該省地方務須躬親前往督

率屬員詳慎籌辦俾得迅速前行始為妥協如伊等既已盡心經理事事合宜而兵丁稍有滋事則以滿洲大臣彈壓滿洲兵丁亦屬分誼所當然其各實力遵辦毋得忽視是日和碩莊親王允祿等以棉甲於軍中有益初次起程之雲梯兵三百名已各給一件庫存尚有五千餘件應將次第進發之滿兵四千七百名各給棉甲一件又續派雲梯兵一千名俱已操演鳥鎗應每人各給

鳥鎗一桿帶往軍營不敷鳥鎗二百桿請由工
部給發
報聞是日諸王文武大臣等合詞陳奏曰竊惟人臣
事君首重致身之義固宜竭忠宣力以輸效命
之忱況國家恩禮大臣備極榮寵原欲其於有
事之際可以遺大投艱獨肩重任若以平時謹
持小節供職勤敏遂詡爲能而臨事之時因循
怠緩全無誼同休戚之心以致措置乖方貽誤

要任則其負恩誤國之罪爲甚大伏見革職大
學士訥親以勲舊世臣蒙我
皇上眷待優渥身列五等之崇位居百僚之首
殊恩曠典極有位之光榮沐無窮之
寵賚即令捐糜頂踵豈足以云報稱則凡可以効力
之處宜何如殫竭公忠以仰酬
高厚乃自金酋蠢動蠶食諸番竟敢逼近内地
天兵征勦責重元戎其時訥親即應請

命前行殄此醜類而乃默無一言坐視不顧及屢復

辦理乖方易以張廣泗督師又復玩兵養寇

皇上俯念邊方出師轉餉之勞不欲老我師徒致傷

民力

特命訥親前往經略聞

命之時全無踴躍奮往之意勉强就道迨至軍營遲

疑怠忽並無謀策可以服衆惟圖暇逸安坐帳

中從不親臨督陣以致士氣委靡軍紀弛懈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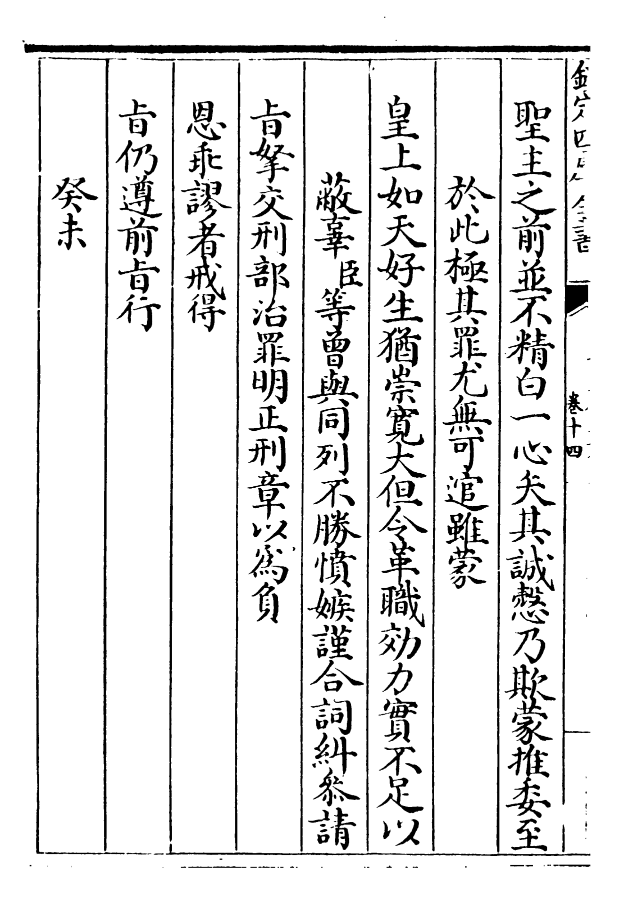
日持久訖無成功屢蒙

皇上指示傳諭詢問軍情而訥親覆奏遲延措詞外錯自相矛盾即其奏請建碉甚屬謬誤仰賴

睿照嚴諭以破其愚而訥親始終含糊具奏進攻阿利山之時身先退縮衆遂因而奔潰惟委之於兵單力弱希圖延至寒冬可以退息即内大臣傅爾丹等俱不令陳奏一事以期阻隔朦蔽我

皇上寛其欺隱之罪

諭令覆奏猶敢掩飾支吾至奉
命召還乃
皇上儆其愚頑使之知所愧恥苟有人心定知置身
無地哀籲
宸嚴留營贖罪而乃一聞
諭旨如獲更生即思迅速回京不以軍旅為念種種
乖謬之罪擢髪難數訥親世冑勲臣受兹
寵命臨戎不能克敵責有攸歸雖辭重譴況於



聖主之前並不精白一心矣其誠慤乃欺蒙推委至於此極其罪尤無可逭雖蒙
皇上如天好生猶崇寬大但令革職效力實不足以蔽辜臣等曾與同列不勝憤嫉謹合詞糾參請
旨拏交刑部治罪明正刑章以爲負
恩乖謬者戒得
旨仍遵前旨行
癸未

上諭內閣曰朕自御極以來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訥親金川雖云小醜而老師糜餉克捷無期凡在臣子皆有同仇敵愾之念訥親身爲大學士從前在京時不過於軍機奏到隨常辦理從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將來作何了局欲請身往視師彼時傅恒即曾陳奏願効前驅朕以封疆大吏自能辦理不必特遣大臣即應派往傅恒亦不可居訥親之先未經俞允及經畧需人因以付之訥

親朕意以伊平日受朕如許厚恩自知奮勉乃起程之時全不踴躍彼其意以爲軍前調集大兵指期克捷勝則引爲己功即不勝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顔面所關國家軍旅之重皆所不計其隱衷已不可問及至軍營張廣泗方觀望不前而伊復茫無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兩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請建碉與賊共險不思以士卒攻討之力轉使建碉資寇是其第一謀畫既已貽笑衆人矣自

是始有申飭之旨然猶望其成功而乃身圖安逸
並未親履戎行竟敢奏稱軍士黄夜向碉放鎗伊
在營中望見火光經朕督飭始行前進而近所奏
阿利山之役我兵屢次退回因伊等在彼未至大
奔及伊等回營我兵數十人即各鳥獸散將領不
復相顧觀此情形是衆未奔而伊等輙已先退又
何怪士卒之望風潰散以受恩之滿洲大臣經略
重務僨事至此尚何地可以自容乎至前後摺奏

於所奉諭旨緊要情節槩不切實明白回奏惟以浮詞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向事之軍前大臣等經朕再三傳諭終不令其陳奏一字朕因其久無就緒不得已傳諭詢問示以欲召回京本欲激之使知愧奮或有奏功之日正以召之者促之乃伊一得此旨如獲更生即置軍務於度外托言有面奏情形亟欲回京試思有何不能言之情形而必待面奏乎此不過思家耳以訥親平日之

心思智慮且事朕十有三年若謂任其經略無方
輙行退避竟不重治其罪將視朕爲何如主伊非
不慮及此而敢於遽請回京者衆人能知其故乎
伊之意中明知不稱任使朕必重治其罪然治罪
亦不過如慶復之革職家居轉得優游自逸爲嗣
續計向來賞賚豐厚儘足自娛而金川之役傅恒
必自請督師朕亦必以此任相屬而彼地險碉林
立攻取維艱即傅恒亦未必遽能奏績不過與伊

相等即能成功亦傅恒之福命所有與伊無所加損如其不成朕又必重治傅恒之罪而眷念舊臣伊必且復用是治罪之條乃伊所預料即奉到前旨亦無所悔懼惟此旨洞鑒其肺腑伊當俯首無辭始悔其蓄謀之大謬耳此正朕向所謂小聰明是大糊塗也不如此不足成其為訥親而衆人之不能見及即其遜於訥親之處是朕從前任用訥親原未為悞也何言之若今不能燭照其隱微治

彼以罪而心猶不服則是終爲所惧耳朕臨御羣
臣嘗有能肆其欺蔽而不察者乎至所稱回京面
奏情形不知以經略之親信大臣奏摺中何事不
可備陳如漢文不能盡者則用滿文滿文不能盡
者則用漢文何慮朕之不能詳閱耶前已傳旨令
繕摺與富成賫回著再行傳諭令伊一一據實明
白具奏不得因見朕旨但以認罪負恩奉職無狀
浮詞塞責朕向因人材難得欲栽培成就得一二

社稷之臣爲國家任事此朕本意即用訥親爲經略無非欲滿洲大臣歷練戎旅緩急足恃朕已屢經宣示豈有軍旅重事敢於嘗試耶以朕平時之推心任用訥親即辦事詳慎操守潔清舉不足言使伊果於此等軍機重務能調度得宜殫忠竭力俾斯役早竣紓朕西顧之憂即令納賄行私此亦小過何妨曲成今訥親負國負恩一至於此實非朕意所及料亦豈國憲所可容若以向日加恩之

故骫法曲宥將來何以用人是以降旨將伊革職
發往北路軍營効力贖罪此伊自作之孽而非朕
以喜怒爲賞罰即
皇祖
皇考在天之靈皆所默鑒今諸王文武大臣合詞奏請
將訥親交部治罪於法本無可逭但須俟伊田奏
到日再行酌奪降旨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圖獲醜
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觀其銳往直前破釜沉舟之

志即可剋期奏凱然軍旅之事原難遥度倘傅恒亦仍蹈前轍縱使粉飾入告自不能掩衆人耳目又何能逃朕洞鑒即或進攻稍稽時日及實有難於克捷情形衆人自有公論朕亦自有籌酌但過猶不及訥親既失於不及而觀傅恒勇往之氣朕實慮其太過朕非教傅恒以退怯也若傅恒如訥親之怯弱前鑒具在也今尚書達爾黨阿以伊弟訥親獲罪請赴軍營効力著照所請令隨傅恒前

往如攻勦之時矢石所及今其持重防護但不得
因有此旨於應行親履之處槩為勸阻即傅恒亦
必不從而達爾黨阿亦不得錯會朕意若因訥親
之故忌其成功有意阻撓朕必將伊以軍法從事
且其地即命往訥親之處從前訥親之畏葸若何
此番傅恒之銳氣若何軍士必能備言達爾黨阿
亦可為明證訥親尚有何後言乎朕本信任訥親
畀以經略重務其錯謬自出朕意外若因此而於

傅恒有所顧惜不令前往是併不能信及傅恒矣
豈朕推誠待下大公至正之道傅恒惟當服膺朕
旨實心實力仔肩重寄迅奏膚功以副委任著將
此旨宣諭諸王滿漢文武大臣知之是日
上命廣儲司備銀十萬兩派員運至軍營以為協辦
大學士傅恒抵營獎賞官兵之用是日協辦大
學士傅恒奏言臣所帶兵丁擬由山西前往其
餘兵丁人數衆多山西車輛難行恐馬匹不敷

尚須添備車輛擬於河南一路進發計山西路
較之河南行程可省二百里又奏言威遠砲甚
屬適用康熙年間征勦西藏曾以此得勝又制
勝砲名號既佳觀瞻亦屬威嚴請於此二項砲
內每項各帶二位並令造辦處員外郎西寧請
至城外曠野處試放再交工部委員送至金川
軍營得
旨即派西寧護送是日直隸總督那蘇圖且摺陳請

願赴金川軍營協同班第等竭力辦理軍務

諭曰此任非傅恒不能勝此功非傅恒不能成故特

令伊前往朕志已定不必再言

乙酉班第奏言運軍米石撥動倉穀緣川省礙

户稀少向係照糧攤派里民先行辦米給運迨

起運之後始給與倉穀償還每有殷實之民憚

於守候往往棄穀不領以致鄉保乗機冒領官

吏暗地侵漁不惟弊竇叢生愚民受賠累之苦

抑且多碾貯穀倉儲有匱乏之虞如遽議採買又恐米價騰貴有妨民食酌擬嗣後再有撥運每米一石定價九錢仍聽糧户零星辦運按石給與價值百姓赴官領銀較領穀為簡便可免守候之苦而州縣給發米價銀數彰明較著亦難肆其侵漁至向來商運米石悉係碾穀領運亦不無侵蝕脚價乾沒倉穀之弊應請一例給與折價以清弊端又內地背夫口糧向例給與

倉穀其實內地自成都至灌縣等處在在可以隨時買食不若每夫一名照日給口糧一升折價一分聽其沿途自買亦無不便而倉穀可以多存再查從前附近省城各州縣既經運米又令僱募臺站長夫未免苦樂不均人言籍籍今議運米則令附近出口之州縣遵照定價辦運派夫則令離省路遠之州縣專雇站夫更替其運送軍裝砲位等項長夫則專責之於成華二

縣雇募應用庶勞逸適均且各有專司不致互相推委奏入

上諭該部知之是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內大臣班第等曰朕從前將班第烏爾登薩音圖法酬等派往金川軍營原以伊等皆係滿洲大臣曾經行陣一至軍營必能奮勇先登督兵破賊不意伊等既到軍營並未奮勉而臨戰時反覔可以藏身之處在彼監視夫戰陣

之時有覔地藏身之理乎伊等既覔可以藏避之處以保身則并不能目覩兵士之戰鬬而又何以督率鼓勵使之皆舍身奮勇乎本應治罪但念伊等皆係聽從訥親指使是以加恩寛免著傳旨嚴行申飭令朕已命傅恒經略軍務傅恒斷不似訥親之畏怯退縮伊等亦宜痛改前非竭力奮勉以圖贖罪若仍不悛改亦斷不能逃朕洞鑒至時雖悔無及矣

臣等謹按金川用兵以來

皇上神機默運無不先事綢繆而於在事大臣尤極加意訓勉惟恐或生怠玩自干罪戾當經略新

命尚未啟行即已傳

諭班第傅爾丹岳鍾琪等勿因經略有人怠於進取而於烏爾登等又復寬其既往勉其將來諄諄訓誨非惟勸勵期望之切抑愛惜保全之

意至深遠矣

丙戌

上諭內閣曰朕命班第前往四川雖為辦理糧運用兵非其專責但伊身為本兵且係軍機大臣於軍中攻勦事宜及將弁功罪皆伊職掌所在不得以專力糧餉遂一切置之膜外乃伊見軍務未能速竣既不懇請身任其事惟請另派大臣經理而於訥親張廣泗之乖張退縮老師糜餉並未據實入

告及降旨詢問伊於張廣泗之罪直陳無隱而一字不及訥親為大臣者固宜如是乎其心自謂辦糧無誤即為克盡已職其他自有任其咎者惟欲脫身事外為自全計而無吉凶同患之心此種習氣在朝大臣亦多不免特未遇其事耳居心若此國事其何賴焉班第不稱兵部尚書之任姑念辦理糧運尚屬妥協可從寛降為侍郎其兵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補授

丁亥軍機大臣等奏言船廠將軍永興奏報該處派兵一千名酌撥協領二員佐領防禦十二員驍騎校十二員管領每兵給馬三匹鑼鍋帳房俱各預備整齊臣等查永興料理此項兵丁之時尚未接到臣等原議不知該兵丁等由京分起自驛站前往是以給馬過多鍋帳亦屬多備今應移咨永興或二人共給馬三匹或一人給馬二匹鍋帳等項諒足敷用多餘者便行裁

減照臣等所奏計算十二月十五以内到京分
起起程官兵騎来馬匹令永興委官一同来京
至時將原馬帶回該處仍行令直隸總督轉飭
該地方遇東三省官兵進關之日所騎馬匹每
日酌給草束喂養其兵丁自京往軍營沿途房
屋帳房棚廠等項業經行文各該督撫預備伊
等帶来之帳房鑼鍋等可同馬匹一齊帶回至
棉甲已經永興給發京中無庸重給請俟

命下之日行文盛京黑龍江二處一體遵照辦理
上從之
己丑
上命傅恒為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
辛卯訥親張廣泗會奏言黨壩一路據提督岳
鍾琪呈報於九月十二日商同護軍統領法酬
派侍衛京畯丹泰鍾秋等協同副將鐵景祐等
領兵明攻康八達山梁大敗賊番傷斃數人叅

将烏德納等是夜領兵暗擊康八達山下河邊

跟達等處我兵鼓勇爭先攻奪燒燬大戰碉二

座小戰碉三座平房四十二間木石各卡十座

石洞二座並焚賊糧十二倉燒斃斬殺賊番甚

多生擒一名並獲牛羊馬騾等物十四日各將

備督率官兵攻圍石洞殺賊十一人撲河燒斃

三十餘人生擒一人克取石洞其跟雜一帶地

方南北約四十餘里東西約二十餘里並田地

一千九百餘塊盡獲無餘是夜賊番来犯兩處
營卡遇我伏兵鎗炮火箭傷斃賊番無數斬獲
逆賊並頭人首級七顆奪獲器械甚多十八日
夜守備張漢傒補守備游登俊等領兵由沿河
一帶克取葛布基大碉八間小平房六間木城
一座石卡四處斫碎大皮船四隻殺死賊番二
十餘人燒燬糧倉並斃賊番男婦無數查看彼
處左倚山險右近大河前有惡爾溪大戰碉六

座周圍俱有石城賊蠻甚衆鎗砲如雨官兵攻

戰一夜未免疲乏且離惡爾溪不過兩箭之地

又有日旁山賊鎗砲兼施康八達山上又有擂

石滾下三面受敵我兵勢單後無接應因暫收

兵再圖進取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岳鍾琪曰據軍營奏報黨壩

一路官兵九月內斬獲賊番燒燬戰碉奪取倉舍

等情節較之別路大有起色良由岳鍾琪調度得

宜是以有此克獲金川軍務從前因訥親張廣泗
乖張遲誤深負朕恩今已重治其罪特命大學士
傅恒前往經略傅恒矢志篤誠必能使壁壘一新
功成迅速決不似訥親等偷安自逸致餒士氣但
軍機惟在呼吸之間岳鍾琪現在軍中身肩重寄
乘此破竹之勢如有應行奮往取效當前者即相
機董率將士鼓勇先登縱未能犁庭掃穴而多克
堅碉擒勦醜類長驅深入亦足以壯先聲而褫賊

贍即經略到後諸事雖屬同功一體究不若經略未至之先岳鍾琪自行出力奏捷足以見其感激圖報之實心仰副朕棄瑕錄用之本意豈不更於顏面有光耶至近日進取情形若何可一併具摺速奏是日傅爾丹奏言綠旗兵丁羸弱成習今奉旨添調滿兵以收攻取實效並命臣以已意參酌臣查現存戰兵各路止二萬四千九百餘名不敷進勦之用應請於雲貴湖南三

省及川陝二省加調漢兵二三萬名其滿兵如奉天寧古塔黑龍江三處之人慣於登山捷走可調取四五千人再於京師八旗內調取一二千名定於明年四月內調齊至營五月內乘機進勦其添調漢兵二三萬之內雲南可派廣南府土官儂振裔二官儂振岡領精壯沙兵二千名內帶板蚌習水性者三百名又臨安府納要司土官普天明土千總李必勝領精壯黑猓玀

一千名元江府土守備施諾利土千總施尼勒方國臣共領精壯黑猓玀一千名再貴州長寨營定番州二處派帶狠毒藥箭兵五百名以上各兵臣細加察訪實屬勇悍慣戰即金川逃出之人亦曾稱伊等甚畏沙兵似屬有益奏入

上命軍機大臣等速議議曰傅爾丹以軍前現兵不敷進勦之用請添調雲貴湖南川陜五省漢兵二三萬人并京城及奉天等處滿兵數千人除

滿洲兵丁已於東三省及京師八旗内派出五千名無庸另為置議至其所請五省漢兵臣等查議調遣兵丁全資精壯陜甘二省兵數約及十萬兵力素勁又且附近川省原撥止一萬餘名今應請再調陜甘二省兵一萬五千名雲南共兵四萬八千餘名已調二千今應再調二千名貴州共兵三萬七千餘名已調三千今應再調二千名湖南共兵二萬四千餘名應酌調兵

四千名湖北與湖南接壤從前岳鍾琪亦曾請用楚兵應於湖北亦調兵四千名以上六省已有二萬七千之數查西安四川駐防旗人當此用兵之時理應出力且西安既屬附近而川省即在本境請於西安駐防兵內調遣滿兵二千名四川駐防兵內調遣滿兵一千名以足三萬之數此項綠旗兵丁料理起程之處應照現在各省兵丁派往金川之例料理西安四川駐防

兵丁應令該將軍副都統會同該撫酌量料理陜甘二省調兵數多應派總兵二員副將二員叅將四員統領湖北湖南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二員叅將二員統領雲南貴州各派總兵一員副將一員叅將一員統領其遊擊以下應行派往管領之員令各該督撫等照例派往西安應派副都統一員協領一員統領四川應派協領一員統領所調官兵俱交與該督撫將軍等詳

加挑選必得精壯之兵毋得以老弱冒濫充數
務於來年三月內齊集金川軍營毋得遲誤至
傅爾丹所奏調遣雲南沙兵在傅爾丹並未親
履其地不過得之訪聞此等兵丁果否勇悍及
調往金川實在有用與否應請俟臣傅恒到營
之日與傅爾丹等酌看情形如果於軍營有益
臣傅恒再行調遣得
旨速行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岳鍾琪曰現據傅爾丹奏請添調滿漢官兵朕已命軍機大臣酌量分派調往計其陸續到營尚須時日從前岳鍾琪減撤土兵召募新兵千有餘人頗稱精鋭昨奏到黨壩進攻情形屢有克捷固由岳鍾琪調度有方而新募士卒之奮勇得力已著明效現在所有缺額自應儘數召募充補其各路軍營據報現存兵二萬五千餘人此内老弱病傷不堪臨陣者著於

經略大學士傅恒未至之前即行實力裁汰就近
召募驍勇以實軍伍務期士皆果銳餉不虛糜前
據岳鍾琪奏報哈攀龍在軍尚有勞績而後此並
未見伊出力之處哈尚德向負勇名董芳等亦經
朕特遣諸人現在進勦何地有無奮往行走著傅
爾丹傳諭詢問令其各行具摺速奏

臣等謹按哈攀龍等

命從軍猶聽主將指使而其奮勉與否尚勞

聖主諄諄垂問彼身為主帥安坐帳中不親行陣者

亦思

九重之上宵旰焦勞無刻不縈心於戎伍間乎

是日

上諭内閣曰叅將永柱統領馬奈一路官兵進攻尚

屬奮勇所有從前革職之案著該部准其開復

臣等謹按永柱領兵進攻勒歪因宋宗璋改

由卡裏以致久頓未能寸進及調赴馬奈雖

能攻取戎布寨而從前稽緩之咎難辭是以

經部議以革職訥親屢奏

諭旨訓飭軍中賞罰宜明始以該員攻克河東申達

之功

奏請開復是時訥親已獲重罪而事得

允行

聖主之急於錄功不以人廢言如此

是日傅爾丹以奏

命護理川陝總督具摺陳

謝

諭曰訥親等辜恩負國已有處分卿令護理總督董

兵臨敵豈可坐視且朕今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

略卿豈可待大學士之至而後告成功耶此際宜

勉之可進則進耳此旨到將近日情形卿何以鼓

勵布置何以進取攻奪一一據實速奏以慰朕望

不可仍似訥親張廣泗之流也是日那蘇圖奏言

滿兵起程事宜軍機處議覆已極周詳簡便臣
隨飛飭遵照辦理至每站派馬八百匹應付臣
查每站往返約六七百餘里不等恐日夜奔馳
馬力易致疲乏臣已多為派備更替以免遲誤
并飭地方官多備草料供應其打尖住宿之處
派委驛員前往料理至保定係初站更換車馬
尤須詳慎籌辦臣俟第一起官兵至保料理妥
協即親自送至河南界查看一路行走情形以

便逐起遵照辦理仍欽遵

諭旨於分站各處所往來照看務使兵丁迅速遞行不致滋事其正定臨洺關分站之處臣現在先委司道大員前往照料斷不敢稍有忽視奏入

報聞

癸巳軍機大臣等奏言金川現在用兵一應公文往來必須驛站傳送迅速方於軍務有益惟查自京至成都皆屬内地所設各驛有驛丞專

管者有州縣兼管者自成都出口向未設有驛站即内地驛站係州縣兼管者該州縣官多不駐劄驛地未免責任不專而駐驛之驛丞亦官卑職小未免呼應不靈均難免於遲誤自應設立專員俾司其事庶緊急軍務絡繹傳報得以迅速無誤查從前西北兩路用兵時北路安設四十七臺每臺派筆帖式一員西路自京至嘉峪關安設十四臺每臺相距四百里中間每三

十里設腰站一處每臺派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二名自嘉峪關出口預備六臺派筆帖式六員撥什庫十二名跟隨進勦大臣酌量應安塘站地方安設又派兵部司官監收公文在案此次自京至西安計二十四站西安至成都亦二十四站共四十八站臣等酌議每二站設筆帖式一員撥什庫一名計應派筆帖式二十四員撥什庫二十四名令其往来稽查凡軍營馳奏報

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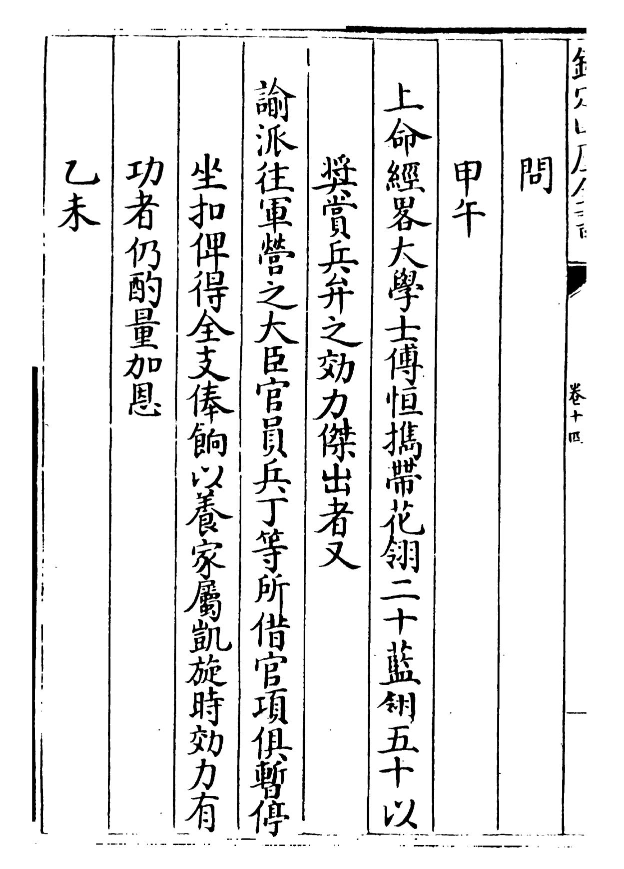
内廷發往事件星夜飛馳不許遲誤時刻仍於每
十站設司官一員總司查察計應派司官五員
所設驛站内有兩驛相距遥遠之處應於適中
之地添設腰站自成都出口至金川俱屬口外
地方與内地情形不同其如何安站使得聯絡
呼應不致貽誤之處臣等難以懸擬令酌議請
派筆帖式十員撥什庫十名司官一員跟隨經

略大臣臨時酌量於應設臺站處分佈駐劄所有應派筆帖式撥什庫及司官等交與該部旗揀選送軍機處挑定派往督率該處地方官妥協辦理此項派往人員凱旋之日該部查明議敘到臺之日應得月給銀兩悉照從前西北兩路之例支給其自京起程令馳驛前往如此責成既專傳送自速往來摺奏報匣及一應公文俱可無誤於軍務甚有裨益至於設立正站腰

站地名里數幷安設馬匹及馬匹不敷作何撥補之處交兵部行文直隸山西陝西四川各該督撫妥酌一面辦理一面報部得

旨速行是日

上又命軍機大臣等傳諭陝西湖廣雲貴各督撫將軍副都統等以此次所派兵丁務須詳加選擇必漢仗雄壯技勇熟練方准入選倘以老弱疲怯之人冒濫充數惟該督撫將軍副都統等是



問

甲午

上命經畧大學士傅恒攜帶花翎二十藍翎五十以

奬賞兵弁之效力傑出者又

諭派往軍營之大臣官員兵丁等所借官項俱暫停

坐扣俾得全支俸餉以養家屬凱旋時效力有

功者仍酌量加恩

乙未

上諭内閣曰川陜總督印務前降旨令經略大學士傅恒兼管原為節制三省便於調度其尋常應行事件繁多不當令其分心兼顧陜甘事務已交瑚寳辦理四川事務着交班第辦理經略不必躬親總督任内庶務專一經理進勦事宜俾膚功早奏以慰朕懷

戊戌班第奏言川省統轄府十一直隸州九均有表率屬員整飭地方之責今叙州順慶保寧

夔州四府眉州一州現在懸缺成都龍安二府
忠資二州委往軍前辦理糧務各該員印務俱
暫委各屬護理而州縣中調往軍營臺站者亦
復不少俱委隣邑兼攝在護理府州印務者未
必勝任有餘而兼攝隣篆者不免顧此失彼當
此軍興之際差遣紛繁現在不敷委調仰懇
聖恩於候補或應陞人員内揀發知府四員同知通
判各四員星速赴川以資通融委用庶員缺不

致久懸政務不致廢弛地方得以整頓軍務藉以驅策奏入

上命該部照所請速行

己亥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岳鍾琪曰從前訥親曾奏臨陣之時内大臣及副將等官皆擇有障蔽可以藏身之處遥視督戰此豈身先士卒之道岳鍾琪臨陣如何雖未奏明然據伊所奏亦稱皆據營員禀

報朕聞軍中交鋒之際惟令偏裨率領士卒大員多不親行此係向来悪習岳鍾琪此時曾身親督戰否將来經略抵營自必親身督率以提督大員必俟經略親臨方行前往豈不於顏面攸關其向来如何行走及目今統兵如何行走之處着即行奏聞前此之失不必回護朕亦不加責若能於經略未至之先奮勇督戰稍有進取則可嘉耳朕前曾傳諭訥親軍營消息隔數日即由驛遞馳奏一

次令訥親已離軍營傳爾丹岳鍾琪即當遵照前

旨數日一奏俾音信時通情形如覩以免懸念是

日河南巡撫碩色奏言大兵進勦金川經由豫境計需馬三千二百匹豫省驛馬通共四千五百餘匹而各驛路當孔道俱有賫送本章及火票公文別樣差使未便全數調撥臣 擬調驛馬二千五百匹餘調南陽河北二鎮馬匹以足三千二百之數其需用車一千二百輛恐各站一

時未能多雇酌令隣近州縣協同雇覔庶可預期齊集惟查各路程途每站俱相隔三百餘里官兵按五日一次接踵而至前後共十六起各站車馬均須更番迭送不能無疲乏之虞臣現在於正數之外每站量為另備餘馬餘車以供臨時更替至沿途駐宿恐店房不敷居住或廟宇空房或搭備蓆棚或安設帳房務期完密不致兵丁受寒濕之苦沿途日用米麵蔬薪及馬

騾草料臣已飭地方官預期備辦黃河渡船亦
已雇覔齊全俟十一月初臣仍親往各站查看
於駐劄分站處所往来料理彈壓總期軍行迅
速仰副
聖懷斷不敢稍有貽誤奏入
俞旨報聞
庚子
上諭内閣曰大學士傅恒經略金川現在擇日起程

其傅爾丹岳鍾琪班第等奏報軍營事件摺匣着沿途探聽經略所至地方投遞即着經略大學士傅恒開看俾得備悉現在情形有應辦理者即為辦理有應陳奏者即行查奏仍將原摺封固進呈庶於軍務有益

壬寅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盛京將軍阿蘭泰黑龍江將軍傅森曰阿蘭泰辦理盛京兵丁既已遲誤且盛

京之兵亦不如索倫達呼爾其盛京兵一千名來
京之處着停止但令哲庫諾一人来京應補盛京
兵數着即行文黑龍江將軍傅森將遊牧索倫内
之阿爾拉阿巴圖克敦阿巴雅拉阿巴濟親阿巴
托新阿巴呼倫貝爾地方之索倫并達呼爾内之
善於步履漢仗可觀年力精壯者挑選一千名餘
丁内如有漢仗好者一并挑選派賢能協領一員
照例辦理即令来京務於十二月二十前必到其

所帶隨從之人若有情願各帶子弟者照原議之數准其帶往到京之後即交與哲庫諾帶往金川

癸卯

上命軍機大臣等傳諭傅爾丹班第岳鍾琪曰據訥親奏稱十月初六日奉到會商岳鍾琪願以三萬五千人由黨壩一路進攻情形詳悉定議之旨旋於初七日札知岳鍾琪令至美諾面議并知會傅爾丹班第等訥親於初二日至黨壩初四日即回

其於彼處情形何能周悉且伊既與岳鍾琪面談何岳鍾琪所云三萬五千人進攻之說竟全未述及而必調至美諾往返經旬曠廢時日且正當乘機進勦之時而主將離營他出何以督率調度此在訥親昏憒糊塗已不待言計此時岳鍾琪傳爾丹當已各還原駐營次可即速傳諭伊等不必前往黨壩與岳鍾琪商議即遵照近日屢次所降諭
旨努力進兵相機攻勦毋得怠日玩時老師坐守

其良爾吉王秋二人前降旨令張廣泗親帶來京令據訥親摺中有遵旨明正其罪之語而於何時何地正法並未奏明可傳諭傅爾丹岳鍾琪等如二人已經正法或張廣泗已經親帶來京着查明奏聞如尚未辦理着俟經略大學士傅恒到日查辦

平定金川方略卷十四